

女人如水，

谁在营造情爱巅峰

男人如枕，

谁能与共亲密游戏

# 红枕

HONG ZHEN

WU HONG ZHU

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

吴虹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红 枕

吴 虹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 枕/吴虹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5354-2289-6

I. 红…

II. 吴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9129 号

责任编辑:韩 敏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@public.wh.hb.cn](mailto:cjlap@public.wh.hb.cn)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2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0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---

I·1757 定价: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对男性、对爱的崇拜像青草一样长满了每个女人的青春岁月。

石榴就是她们中的一个。从步入青春期开始，对爱的渴求令她困惑迷惘，而性的初萌则几乎使她在生理上心理上陷入绝境，她的青春遍布焦灼、冲动的痕迹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在女友出国之后，石榴接收了女友的男友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盲目的爱情中，虽然生理压力得到缓解，而心灵的折磨却从此拉开序幕……

她一直挣扎在情感的边缘。当欲望像永不停息的列车驶过人生的原野，她发现，爱与情、性与欲既是快乐之源，同时也成为报复的手段。

在疼痛与抚摸、欲望与骚动之中，究竟有没有那种被称为永恒的爱？

对于爱情，我们是背叛还是坚守？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章 | 吻遍温暖而爱恋的胸怀 .....  | 1   |
| 第一章 | 蛇曾说善恶果鲜美异常 .....  | 6   |
| 第二章 | 情欲穿过的那道暗门 .....   | 73  |
| 第三章 | 欲望的另一只眼刚刚睁开 ..... | 111 |
| 第四章 | 谁能抑制灵魂深处的呼喊 ..... | 141 |
| 第五章 | 深深嵌进生命的历史 .....   | 217 |

## 序章 吻遍温暖而爱恋的胸怀

在一片浮躁的喧嚣声中，我们还相信爱吗？

如果爱只是激情，如果爱只是欲望，抑或只是一种游戏，那么她总会在落幕之后香销玉殒。但是，爱不是这样的。爱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种情感，爱是 POISON 毒药和 OPIUM 鸦片，她能深入人的骨髓，令你神魂颠倒却也柔肠寸断，令你痛不欲生却又不愿放弃。

这是石榴得出的结论。这是她面对一个毫无生机的准植物人，用好几个月才想清楚、也许要用一辈子去验证的结论。

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她一直在病房里守护着沉睡不醒的赵苇。她协助医生对他进行治疗，对他说很多很多的话，为他按摩、擦洗身体。

这天是个毫无预兆的日子。与往日一样，石榴像个细心的母亲，用柔软的毛巾沾着温水为他擦洗身体。毛巾轻轻从赵苇毫无血色的脸上掠过，曾经温柔性感的嘴唇，此刻却苍白如纸冰冷似玉。这显得太不真实，与石榴记忆中的赵苇判若两人。石榴克制住内心的伤痛，一边为他擦拭，一边对他说，赵苇，我是石榴，我又要给你擦身体了。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？我真的很害怕，怕你忘了我。你不能对我这么冷漠，赵苇……她一边擦一边说话，就像一个孤独的演员，

有没有人喝彩她都必须把自己的角色演下去。她期待着某一时刻，他突然睁开眼睛对她说话对她笑。但是，赵苇一如往日，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没有一点点反应。每当此时，石榴就会感到一阵心悸：他不会就这样……？

每次看着他毫无血色的面孔，石榴都难以抑制强烈的自责，如果不是自己一时冲动，把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捅出来，赵苇就不会遭遇车祸。如果他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一定会负疚终生，不，不仅仅是负疚，自己肯定会丧失活下去的勇气。她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折磨——一个你熟识的甚至是你至爱的人，曾活生生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，现在却躺在充满来苏味道的病房中等待上帝的判决，而这一切与你又不无关系。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不是偶然的过错，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悲剧。生命，生命是多么不堪一击，而人本身对命运又是多么无奈啊！

疼痛像一粒粒种子，在她的心里破土而出，茁壮成长。她不能让赵苇离她而去，也不能让他就这样无知无觉地躺下去，赵苇，他没有理由就这样与她分隔在两个世界。可无论她怎样努力地呼唤，也无论怎样虔诚地为他祈祷，他都躺在那里依然毫无声息。石榴常常禁不住悲从中来，她流着泪，附在他耳边说，赵苇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，我需要你。如果真有上帝，上帝会知道我多么希望你活下去。但现在上帝也帮不了我们，我们只能依靠自己，靠你的生命力和我的心。

医生又来为他做检查了。石榴把毛巾放在盆里，默默地看着医生的每一个动作。

她曾经问过医生，赵苇他怎么样？他能好起来吗？医生说，他伤得很重，血流得太多，不过他身上的外伤并不足以让他昏迷如此长的时间。但奇怪的是，怎么检查也看不出明显的内伤。唯一的解释是他的某处神经受了伤，使他的身体陷入沉

睡状态。或者，只是出于一种主观的原因，患者自己不愿从昏迷中醒过来。石榴担心地问医生，最坏的结果会是怎样？医生非常谨慎，几乎是字斟句酌地说，从目前状况来看，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但要是昏迷的时间太长，超过了一定的时限，而病人的状况还没有好转，那就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。当然医学上也有一些特例，有的患者在昏迷了很长时间之后，会突然醒来。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，需要家属的全力配合，同时也需要患者本身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植物人？就是那种靠药物维持生命，而自身对周围事物毫无知觉，甚至不知道吃喝拉撒睡的活死人？对此石榴毫无心理准备，她感到不寒而栗。但转念一想，只要他活着就有希望。

等石榴换了一盆热水进来，医生的例行检查已经结束了。她眼巴巴地看着医生，很想从他脸上看出赵苇的近况，但医生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是不可能听到什么好消息了。

医生走后，石榴继续为赵苇擦洗身子。她的手在他的胸部停留了片刻。

这是一个男人平整的宽阔的胸怀。石榴曾在这里偎依过，曾在这里倾听过那颗心脏强有力的跳动；从这里，她一次次地感觉过激情荡漾。可此时此刻，她在他的身旁一次次地回顾他们共有过的好时光，而他的灵魂则飘游在万里之外，在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。

看着赵苇躺在病床上孤苦无依的样子，石榴心疼极了。她叫着他的名字，不停地跟他说话。她说的内容非常繁杂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像一个最唠叨的女人对着一个最热心的听众。但石榴说得最多的，是她与赵苇的相识过程，是她对他的感情。她希望赵苇能听见这些，能被她感动，能重新燃起对生命、对爱的热情。她只有一个信念：赵苇是有



感知的，他正躲在遥远的地方看着她。

她忍不住遍吻他蕴藏着无限温暖和爱恋的胸怀。

她感觉他的心跳比以前有力了一些。她把这当成是他对她的回应，当成是命运对她的鼓励，她甚至不愿用毛巾擦去留在他身上的唇印。

她的手滑向他身体的下部。

虽然他们有过肌肤之亲，他对他的身体并不陌生，但刚开始当着旁人为他擦洗身体的时候，还是免不了有些羞涩。她在心里对赵苇说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所有能做的不能做的，我都做过了，我是你的妹妹和情人，又是你的妻子和母亲。

在他们相亲相爱、亲密无间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。她嘲笑他，孩子又不是泥娃娃，说捏就捏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他无限神往地说，我真希望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基因遗传给我们的孩子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生出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。等他长大之后，我要尽我所能为他提供最好的条件，养育他关心他，让他一天天健康地成长。石榴接着他的话头说，然后，我们就老了，就要死了。他笑着说，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浪漫。你应该说，我们共同完成了抚育孩子的任务，然后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他们被自己的设想激动着，似乎是为了让未来的这一天早点到来，他们又感觉到了生命的原始冲动……

石榴怔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沉溺在回忆之中，手上的毛巾已失去了温度。她往盆里加进一些开水，试试水温，不冷不热的正合适。她擦完他平坦有力的小腹，把毛巾贴近他的两腿之间。隔着毛巾，她碰触到了他的生命之根。与往常一样，石榴有些脸红，但她又说服自己，这是我的爱人，我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？

她继续用毛巾轻轻地擦着。突然，她感到一丝异常：他的生命之根不像往常那么软弱，似乎还有些微的颤动。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试了一次，它真的有反应，再试一次，它竟然直立起来……

她不懂医学，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但凭着直感，她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征兆，是生命的律动，是他恢复健康的好的开端。

她激动得想哭，想笑，想跳，想叫……所有的过往岁月，像潮水一般涌来。

## 第一章 蛇曾说善恶果鲜美异常

我讨厌所有邪恶、阴险、凶残的动物。

但是，从步入青春期开始，我受到无法抵御的骚扰：一种叫蛇的动物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床上。它很丑陋，没有美丽的翅膀，没有悦耳的声音，总是睁着黑豆一样的眼睛，一声不吭地看着我。在每一次的开始，只有它孤独地面对我，欣赏我就像欣赏自己的孤独。不过它也许是有着无穷魔力的万蛇之后，所有的蛇都因它而疯狂而迷醉。我床上的蛇越聚越多，它们相亲相爱地纠缠在一起，不断地蚕食着我的栖居之地。我的领地越来越小。我蜷缩着，恐惧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，锁定了我的每一根神经……它们似乎要遵守某种约定，夜夜与我形影相随。

一直延续到我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。

它仍然经常来访。很多时候，我一身冷汗地坐在窄小的单人床上，手和腿在抽筋，嘴角也在不住地痉挛。看看窗外，仍是如墨一样浓重的夜色，黎明的到来似乎还遥遥无期。最无奈的时候，我绝望地套一件外衣，幽灵般地飘出寝室，走进位于宿舍楼另一端的厕所。在沉静的夜里，厕所是一个多好的地方啊！臭味荡然无存，只有昏黄的灯光明亮如昼。

一切鬼魅的恐怖的景象都不复存在。我贪婪地呼吸着没有

任何异味的空气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我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，伸展自己，如释重负。

我没有看到尾随而来的柯佳。

柯佳伸手抚摸我的头发。她的手总是那么温暖，就像她的人一样，热力四射。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她问我，是不是又看见了它？

我无力地说，是的，它们越来越多，我一动也不敢动，所以我只好逃跑。

柯佳揽住我的肩，不知该怎样安慰我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穿着睡衣的我们紧紧依偎，像一座充满迷惑的少女雕塑。沉默了很久，柯佳说，总会有办法的，先回去睡吧。

我们俩手牵手回了寝室，一起钻进她的被窝。我感受着从柯佳身上散发出来的热量，眩晕感再次袭来。我疲惫地打了个呵欠，安然入梦。

这一觉悠长宁静，令我不安的黑暗像精明的小偷一样溜了过去。待我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太阳已穿透薄薄的窗帘，照在柯佳的床上。柯佳已经走了，另外五个同学也走了，寝室里空空荡荡。我知道已经赶不上那位老太太讲得精彩异常的明清文学，我又一次旷课了。但是，我是真的想念教授，想念她的满头银发和鲜艳的红色衬衫，想念那抑扬顿挫的音韵节律。

想念像流水一样漫过了我旷课的时光。

又是午后。午后的阳光更自由更恣意散漫。

我和柯佳穿过到处都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，来到位于学院边缘的湖边，在草地上席地而坐。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浅蓝色的湖水波澜不兴，偶有几只耐不住寂寞的鱼儿上蹿下跳，为这慵懒的午后平添了一些生气。湖的对岸是高楼大厦的倒影，很真实，像两个世界，又似乎别有洞天。草地很柔软，像一张最华丽最昂贵的地毯覆盖着浮泛的家园。草地的清香沁人心脾。

我有些迷醉。

我们各自想着心事，脸上是一副与柔滑的皮肤很不相称的肃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柯佳打破沉默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草地上会不会有蛇？像是听到了某种噩耗，比如考试得了零分或是突然听医生说自己患了不治之症，我惊得一跃而起。

柯佳笑了。她拉我重新坐下，说，我可以为你解梦，关于蛇的梦。

我把书包里的书全拿出来垫在地上，以确保我的身体与草地隔着足够的距离，以确保即使有蛇也不让它伤害到我。我开始专心致志地听柯佳解梦。

柯佳的解说很色情，她说，你总是梦见蛇占据了你的床，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说，你的性意识已开始萌动，你渴望异性的爱抚，但你又有不安全感；另一种是说你将来会性冷淡。

一缕红晕浮上了我的脸。对这些词汇我并不陌生，只是从没把这些词当作镜子来反观自身。我觉得这些词汇离我很遥远，就像白雪皑皑的南极。那时我真的还很单纯，我不敢尝试亲口说出这些字眼。

但柯佳远比我早熟。早慧者早熟，她就像一面风中的旗帜，张扬而艳丽，令我永远无法企及。此刻她像心理医生一样安慰我说，再做这样的梦，你根本用不着害怕。蛇其实并不坏，《圣经》里说，蛇引诱了夏娃，夏娃引诱了亚当，才有了人类。蛇是人类的有功之臣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它开启了人类始祖的智慧。

蛇加速了人类的成长，柯佳也像蛇一样，不断地开启着我对异性的好奇。她说，有一个调查表明，现在的女大学生百分之七十都不是处女。似乎是为了印证这种说法，她又说，我自己也不是。

我似乎看见了那条灰不溜秋的蛇。它大睁着赤裸裸的双

眼，坦率而无耻，无邪而无畏。我说，柯佳，不知道是我自己心智发育太慢，还是你的心智和身体成熟过早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说这些。

柯佳说，石榴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性并不是件丑恶的事，真的，有时候还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我和许质斌试过，感觉好极了。

我无言地看着她。我其实很想与柯佳交流，但我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，我对异性充满恐惧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和女友约一个同班男生出去，谈话绝对与感情无涉。但第二天清早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向班主任汇报，不到中午老师就找我谈话，要遏止我的早恋趋向。我的解释毫无意义，除了那位女友，再没有人相信我的无辜。而在那时，很多人看待早恋就如现在的淫夫荡妇。我在宿舍里大哭一场，从此变得沉默无言。我艰难地捱过高考，但在一个无月的黑夜，那个男生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却对我说，你了解我这几年对你的感情吗？我笑了，但我的脸上满是眼泪。我说世界上有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事？

柯佳怜悯地看着我，说，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，你会好起来的。

我微笑着问她，哪些事？我跟你说过吗？

柯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蛇依然频频光顾我窄小的单人床。我的恐惧感有增无减，每次从梦中挣脱出来，仍然是冷汗淋漓。醒来后我不敢再睡下去，就想着柯佳的解说或者模拟柯佳和许质斌如蛇般纠缠的情景。蛇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。每天晚上我总要拖到疲惫不堪之后才上床，而且不敢让自己陷入深度睡眠。我脸色苍白，记忆力在急剧减退，期中考试有两门不及格，其余的也刚刚及格。

班主任找我谈话，他说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的成绩下降得

令人不可思议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毕不了业的。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希望能够帮助你。

看着辅导员刚刚刮过但还是露出细细茸毛的下巴，我能说我经常梦见蛇，而且有可能是渴望异性爱抚或者是将来可能性冷淡吗？

但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对我将是多么惨痛的事啊！

我开始了我的自救。我用当家教赚来的钱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男人，戴着细细金属边框的眼镜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莫测高深。不过他确实有着非凡的耐心。在得到绝对保守秘密的承诺之后，他摆出绝不会想入非非的姿态，听我讲反反复复出现的蛇，听我讲我的万般惊恐。在听完我毫无隐瞒的讲述后他有些老气横秋地问我，小时候遇到过很受伤的事吗？我想他可能是指我是否受过性骚扰，便肯定地回答没有。我的父母一个是中学老师一个是外贸公司的职员，他们都很爱我，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好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意外。

医生说你没有病，你不应该怕那个梦。不是吗？尽管你总梦见蛇但它们从来没有伤害你。

我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告诉他，我的朋友柯佳说蛇是一种象征，也许是对异性的渴望也许是预示着将来会性冷淡。

心理医生一改严肃认真的面孔，他很轻松地一笑，说，如果你相信你那同学的解释，那我是不是该改行了？

我迷惘地看着他那双并不清澈却很锐利的眼睛。他说，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？我说当然。

他对我的梦进行了剖析，是很专业很负责的那种，结果，他的解释与柯佳的结论大相径庭。他说，在你的梦里梦外，蛇都是冰冷而没有温度的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背离。事实上蛇确实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动物，凶狠、狡猾，很少有人会喜欢它。不

仅仅是你，很多人都对蛇怀有恶感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
他的结论是：你是一个外表冷静内心热情的女孩子，你期待一份热情如火的感情，你害怕蛇就是因为对此没有把握。他说你要相信你自己，要对自己和未来的感情有信心。他还说，你看你的名字，石榴，石榴有娇美的花艳丽的果，这是一个多好的预兆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心理暗示，但这却是我想要得到的回答。这种说法远比柯佳的结论让我易于接受。

走出心理医院，我在阳光下展开我的掌心，任那股涩涩在风中飘散。

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，真正的蛇开始入侵。

窗外的梧桐树换去枯萎的容颜，又披上了一身新衣。

大学生活已接近尾声，可我的感情经历还是一片空白。为此我有些惶惑甚至有些不甘心。我从来没有压抑过自己，只是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：是地老天荒的感情？还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放纵？或者只是为了填补一份空白？我不知道。而且我找不到合适的对手。这让我感到焦灼。我又开始接受柯佳的邀请，俩人挤在窄小的单人床上通宵达旦地聊天。

柯佳住在宿舍的日子并不多，她说她的表哥正在帮她联系工作，她要经常到表哥那里等消息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与许质斌在一起。说到许质斌的时候她总是一脸的满足，她说你不知道他有多棒。我说，学哲学的都有点故弄玄虚，其实他很平常的，无非是个子高一点思想假装前卫一点而已。柯佳说我不是说这个，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的？

可我真的不是装的。

柯佳说，我喜欢被他吻得嘴唇麻木的感觉，还有那种好像要把我揉碎的冲动。你不知道他多疯狂。不过我喜欢这种疯狂，疯狂是年轻的专利，我庆幸我现在还拥有着。但迟早有一



天你和我会失去的。你不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老女人比蛇更可怕。我怕看到她们，那些肌肤松弛、一脸沧桑的女人，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我想倘若我是一个男人，我绝对没有勇气走近她们，更没有勇气触摸她们。所以我害怕极了。我总在想，她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，我也会老的，到那时候，衰老会像决堤的洪水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所以我喜欢那种年轻的疯狂：放纵、无所顾忌。这种疯狂不仅带给我心理上的满足，更重要的还有生理上的快感，纯生理的。我无法描述，这要靠你自己去体验。不过石榴，我真的喜欢这种疯狂游戏。

柯佳就有这种本事，无论谈到什么话题，她三绕两绕还是会绕到许质斌以及诸如疯狂、快感之类的话题上去。我沉默不语，因为我缺乏这种经历。我没有与异性亲近过，不管是手、唇还是其他更隐秘的部位，从来没有被亲近过，我喜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感觉。但我一直在等待，等待那个也在等待我的人，我期待有一天把一切都献给他。我曾经以此为荣，但在柯佳面前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，太渺小，太不讨人喜欢。她是绿草茵茵的草原，丰美而引人入胜，而我，不过是一片贫瘠的沙漠。

与我最亲近的只有蛇。蛇仍然与我在梦中约会，但约会的内容已有所翻新，或者说我看它们的眼光已经改变。我看见它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，红色的蛇信子像机关枪编织的网，封锁了所有的通道。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上集体狂欢。以往这样的场景带给我的是无端的恐惧，但现在看来，这是一幅超越种族与类别的风情画，是一种快乐兼癫狂的极至。我流下了眼泪，为亲爱的蛇们。

有一天柯佳与许质斌也变成了癫狂的蛇。

那是一个周末。寝室里只剩下我和柯佳，其他人都走了。我拿出一本很好看的小说，早早上床，打算给自己一顿丰盛的